**安东尼·J·托马西诺博士，《十诫》，第七节，不可谋杀**

这是安东尼·J·托马西诺博士关于十诫的讲解。这是第七课，第六诫：不可杀人。  
  
接下来是第六诫：不可杀人。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至少都熟悉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这个名字，或许也熟悉他的一些作品。他的一些故事已经被改编成非常受欢迎的电影，比如《世界大战》、《时间机器》和《未来之事》。当然，《世界大战》已经被翻拍了好几次。但对我来说，我认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之一是他的一部短篇小说，名为《莫罗博士岛》。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在一个热带岛屿上工作。他正在进行一些相当雄心勃勃的实验。他试图把动物变成人。

他的作品看起来几乎和人类一样。它们直立行走，说话也大多像人一样。

但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残留着一点兽性。这些被他称为“人兽”的人，都生活在岛上的一片院落里。他们由他们的立法者统治，这位立法者原本是一只山羊，现在变成了一位立法者，有点像摩西。

但首领不断提醒他们，这些人类动物要谨记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通过莫罗博士传授给他们的。而人类动物中最重要的一条律法是：不可杀生。如果一个人类动物违反了这条律法，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动物就会反过来攻击他，并依次杀死他。

所以，如果一只动物开始变回兽性——不幸的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它们也会被杀死。所以，你知道，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死亡之网。尽管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杀生，但与此同时，他们会立即消灭任何违反其他与人性行为相关的法律的人。

所以，威尔斯故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很明显，威尔斯在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动物。他也不仅仅是在编造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他还对人性进行了评论。

威尔斯在这个故事里说的是，仔细想想，这有点奇怪，因为威尔斯以人道主义者的身份而闻名，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信教。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他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即使我们直立行走，即使我们谈论上帝，使用语言等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法律。我们拥有的规则约束着潜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野蛮本性。只要有借口和机会，我们都会回归动物本性，猎杀同类。

所以，正是法律让我们守规矩，威尔斯说道。但没有法律，我们就只是野兽。这种对人类境况的评估令人沮丧。

但你可能会说，这其中也有一些证据，因为如果你看过新闻，就会知道，人类在文明相处方面似乎有着相当糟糕的记录。然而，圣经坚持认为，人类并非仅仅是用两条腿走路、假装拥有其他属性的动物。圣经坚持认为，我们拥有超越其他属性的特质，我们内在拥有神性，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上帝的形象。

正因如此，我们才被赋予了这条诫命： “不可杀人” 。至于谋杀法规的起源，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角度追溯到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开端。当人们开始群居生活时，他们就必须决定谁可以杀，谁不能杀。

所以，你可以看看当今世界上最原始的社会，他们都会制定关于谁可以被杀以及谁可以杀谁的规定。公元前2050年左右的苏美尔乌尔纳姆法典，也就是乌尔纳姆法典中的第一条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犯了谋杀罪，这个人就必须被处死。简单明了。

顺便问一下，来个小测试，是确凿论还是决疑论？当然是决疑论，对吧？公元前175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没有专门针对谋杀的法律，但其他几部法律都假设谋杀是死罪，杀人者将被处死。公元1450年至1250年的中亚述法典没有明确规定谋杀的刑罚，但似乎也假设杀人者将被处死。

因此，贯穿人类社会、贯穿古代法律的一条共同准则是：杀人者罪有应得。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认为杀人是正当的，比如，你知道，有人拿走了最后一个甜甜圈。但在古代近东法典中，对于杀人行为的正当性，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假设，并有严格的限制。

其中之一当然是战争。如果你与他人交战，你不仅被期望杀人，甚至被鼓励杀人。由司法机关执行。

有时，在这些情况下，责任会被推卸给受害人。这里我们涉及到诸如血仇之类的问题，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你不仅有权利，也有责任杀死那个人，为你的兄弟报仇。在这种情况下，杀戮被认为是正当的。

除了谋杀之外，许多罪行也被判处死刑。我们已经在十诫的部分内容中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孩子经常辱骂父母，或者（但愿不会发生）殴打父母，就必须处死。

在许多古代法典中，涉及财产的犯罪也会被判处死刑。所以，嗯，没错，偷窃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偷了谁的东西。如果你从寺庙里偷东西，你的生命就会被剥夺。

如果一个穷人，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偷了上流社会的人的东西，他们很可能会失去一只手。但通常情况下，财产犯罪不一定被视为死罪。对于人身伤害的报复，比如如果有人勾引了你的妻子，根据几条法典，你可以下令将他们和你的妻子处死。

一般来说，古代法典在这方面有一种平衡。你知道，如果你不能下令将你的妻子卖为奴隶，并将与她通奸的男人处死。如果你想要你的妻子，如果你的妻子被处死，那个人也将被处死。

如果你妻子的鼻子被割掉，他们也会割掉那个男人的鼻子。而且，关于通奸的规定有很大的灵活性。通常，它的措辞是，如果一个男人的妻子与邻居通奸，他们俩都应处死。

但如果丈夫不想让她死，你可以做以下这些事。所以首先，我相信圣经律法有时也会有这样的规定。首先，它们阐明了绝对原则，但同时也预期会有例外。

血仇，我已经提过了，我们不用再重复了。所以这里有很多可能性。很多情况下，杀戮被认为是正当的。

所以，“不可杀人”显然不是对所有杀戮的全面谴责。所以，另一方面，人们被期望避免不分皂白地杀害邻人。当时人们的假设是，你不能随意杀人。

而且这个假设甚至不需要陈述，不需要争论，不需要阐明。

人们曾经认为，在任何秩序井然的社会里，都不会随便杀人。以色列当然是古代近东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属于那个以此类法律和价值观作为社会基础的世界。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以色列与圣经律法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而这些律法正是他们的邻居。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非常显著的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说，希伯来人与他们的一些古代近东邻居是不同的物种。

让我们来看看这句话：你不可杀人，或者在现代翻译中有时是，你不可谋杀。这里的希伯来语动词是“ratzach” 。 “Ratzach”在希伯来语中不是表示杀戮的常用词。

每个希伯来学生在一个又一个的范式中学习的表示杀戮的常用词是“katal”，当我们在学习和背诵范式时，这个词会让我们觉得很病态。“Katal”，等等等等。然后我们会想，哦，等等，我们谈论的是所有这些杀戮的人。

这是表示杀戮的常用词。但“ratzach”是另一个词。 “Ratzach”有不同的含义。

首先， ratzach只用于杀人。所以，“不可杀人”这条戒律和吃素完全没关系。真的，大家快点把那些广告牌拆掉吧。

它指的是个人的谋杀或过失杀人行为。它从未用于战争中的杀戮。通常，在战斗中杀死某人的词是“smite them”。

它从不用于正式的处决行为。它只用于谋杀行为，或偶尔用于过失杀人。所以，稍微理解一下这几个词的含义，你知道，lo ratzach ，不杀人。

圣经对此还有更多论述。一如既往，我们看到这些诫命在摩西五经的后期以及圣经的后续书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在出埃及记第21章中，我们看到了对同类律法的诡辩式表述。

凡击杀他人致死者，必被处死。好吧。这听起来像乌尔纳姆（Ur Namu），对吧？然而，如果不是故意为之，而是上帝允许，他们必须逃到我指定的地方。

这预示着逃城的设立，稍后将会对此进行更详细的阐述。但如果有人蓄意谋杀他人，则该人将被从我的祭坛上带走并处死。因此，我们今天在法律中仍然对故意杀人与意外死亡作出区分。

意外死亡没有受到惩罚，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允许的。哇。从神学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留给伦理学家和神学家去讨论吧。利未记，不可做任何危及邻居生命的事情。我是耶和华。

不要恨你的以色列同胞。要坦诚地责备你的邻舍，这样你就不会与他们同受罪责。不要报复，也不要怨恨你的同胞，要爱人如己。

我是主。所以，我们对这类事情有了更积极的表述。与其寻求报复，不如心怀怨恨，要爱人如己，正如主所说。

再进一步，《民数记》中关于谋杀的记载也更多一些。如果有人用铁器击打人致死，这个人就是杀人犯。这个词和我们在《十诫》中看到的一样。

杀人的，必被处死。或者，如果有人拿着石头，将人打死，这个人就是杀人的。杀人的，必被处死。

或者，如果有人手持木器，用它击打他人致其死亡，那么此人就是杀人犯。杀人犯应处以死刑。我想，如果你有一根很重的羽毛，用它击打他人致其死亡，那么你也是杀人犯，应处以死刑。

报血仇的，要将凶手处死。所以，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他们就有血债，你知道，你有责任报血仇。当报血仇的，追到凶手的时候，就要将凶手处死。

任何人若因恶意、预谋，故意推搡他人，或故意向他人投掷物品，以致其死亡，或因仇恨，用拳头击打他人，以致其死亡，均应处以死刑。此人即为凶手。报血仇者，一见面，便应处死凶手。

当然，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需要注意的几点是，这里没有阶级区分。你知道，在其他一些古代法典中，杀人者有很大区别。所以，如果一个奴隶杀死了另一个奴隶，你知道，你可能得赔偿奴隶的财产损失。

如果一个贵族杀了一个农民，嗯，也许你得罚款。但在这里，只要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根据这里列出的法律，所有生命都被视为同等价值。所以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里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社区并没有被要求执行审判。相反，审判权被留给了血仇者。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早已存在，而法律正在规范即将发生的行为。

这是整个逃城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已经讨论过，也提到过这一点。你知道，如果有人意外杀了人，根据《旧约》，如果确定是意外，他们可以逃到他们所在的逃城，在那里躲避报血仇的人。

你看，即使是意外，家人也会因为血债血偿的愧疚感而觉得有责任报仇。所以，那时候很少有人能得到宽恕。也没多少人会说：“哦，这只是个意外。”

你知道，当时人们倾向于认为我们有责任为死去的亲人报仇。所以，这当然可能会导致非常漫长、持续不断的暴力循环，就像我意外杀死了乔一样。乔的兄弟来杀了我。

好吧，我哥哥觉得他必须为我报仇。所以他去杀了他的一个兄弟。就这样周而复始。

然后你们就开始争斗了。这场血仇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牵扯到大家族。然后哈特菲尔德家族和麦考伊家族，对吧，互相残杀。

所以，圣经从一开始就扼杀了这一切，首先说，过失杀人不构成死罪。如果有人意外杀人，那么他们应该被允许活下去。此外，圣经设立了这些逃城制度，人们可以去这些城市，得到保护。

而且他们会受到保护，免受那些寻求血仇之人的侵害。那么，我们怎么定义谋杀呢？显然，故意剥夺他人生命，未经正当程序或未经社会认可。恶意和预谋是定义谋杀的关键要素。

谋杀关乎态度。你想杀人。你计划杀了他，然后你就杀了他。

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人们打架，然后有人杀了别人。这也可以被认为是谋杀。但圣经确实强调了恶意和预谋的概念。

再说一次，这和我们现代法学中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有一级谋杀，涉及恶意和预谋；还有二级谋杀，有点像一时冲动，等等。其中一种被认为不如另一种严重。

当然，对受害者来说，这同样严重，但对法庭来说，可能不那么严重。为什么我不能杀死我的邻居？如果他们罪有应得呢？与其他古代近东社会的文献不同，圣经确实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杀害兄弟姐妹。在《乌尔纳模法典》中，这只是一个假设。

不要杀人。在《汉谟拉比法典》中，你不被允许杀人，或者至少不被允许杀某些人。在《中亚述法典》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但为什么呢？我们只是应该彼此友善，还是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为了维护一个公正的社会？现在，从实际角度来说，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维护公正的社会或许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圣经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杀人。这个理由并非出自《十诫》，而是《创世记》。

凡是流人血的。现在，我要挑出一个毛病。这里的第一个词，在大多数圣经译本中，甚至可能是所有圣经译本中，因为我看过很多译本，这个词都被翻译成“凡是”。

这个词是asher ，是一个关系代词。在希伯来语中，它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代人。从上下文来看，他的意思是，你，诺亚，以及所有人类，都可以随意宰杀和食用任何你想吃的东西。

但凡流人血的，它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是在说动物杀人，而不是在说人杀人。

抱歉，翻译们，你们自己做功课吧。但为什么动物不能杀人呢？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我们在这个世界、在社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角色。

因为我们拥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杀人是不允许的。我们应该尊重我们兄弟姐妹身上上帝的形象。所以，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背后的原则，就是尊重上帝的形象。

真的，事情就是这样。耶稣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相信耶稣和我意见一致，这真是太奇妙了。耶稣是个聪明人。

所以，我想我赞同耶稣说的话。他倒不是那么在意，但我相信他肯定在意我是否赞同他的话。你肯定听说过，古人告诫我们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都要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都要受审判。凡骂弟兄“你这无赖”的，都要受最高法院的审判。凡骂弟兄“你这傻瓜”的，都要受地狱的烈火的审判。

人愚蠢，显然我活该下地狱。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运用了一种非凡的文学手法，虽然它被低估了，但我们会在下一条诫命中更加注意到它。

但这种文学手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夸张。你知道，耶稣会用夸张来表达观点。没错，耶稣是个聪明人，他懂得如何运用修辞手法。

显然，没有人会因为心里恨人而被送上法庭。首先，谁会知道他心里恨过人呢？除非他承认。而且，没有人会因为骂兄弟傻瓜而下地狱。

唯一会让我们下地狱的罪就是不信耶稣基督。所以，没错，这有点夸张。但它确实向我们表明，耶稣说不杀生背后的理由或逻辑是出于尊重。

所以，我们稍微延伸一下。不要在心里恨一个人。不要怨恨他们的人格，也不要贬低他们的人格。

不要说某人一文不值。不，那个人承载着上帝的形象，你必须尊重这一点。你不能说一个人是“raka” （无用之物）。

你不会说别人傻瓜。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嗯，我的意思是，我们会。但如果严格来说，我们确实会这么说，你可以说某人做的事很愚蠢，耶稣本人也曾多次这么说过。

但称某人为愚昧人，并非攻击他们的行为，而是攻击他们的人格。所以耶稣说，要尊重你邻舍身上上帝的形象。不杀他们，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具体例子。

原则是尊重上帝的形象。耶稣在这里要传达并告诉我们这一点。再次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强调这一点。

挖掉我的眼睛？真的吗？嗯，说真的，是的。但从字面上来说，不是。这太夸张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必认真对待。所以，耶稣首先警告我们的是：你对邻居生气了吗？如果你生气了，而且你意识到了，那就拍拍手。你该如何处理愤怒？显然，有些处理愤怒的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好。

现在，我想稍微谈一下心理学。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区分好的愤怒、中性的愤怒和坏的愤怒。耶稣有时也会生气。

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要生气，但不要犯罪。圣经承认愤怒并不总是错的。有时，愤怒也可能是一件好事。

良善的愤怒，往往是为了他人而发，它能激励我们去做一些带来正义的善事。你知道，良善的愤怒可以激发诸如民权运动之类的事。耶稣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时，他感到被冒犯，并非为了自己，而是因为他父亲的荣誉被玷污了。

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发怒，通常与某人侮辱、虐待或加重他人的重担有关。有趣的是，当耶稣自己受到攻击时，他并没有以愤怒回应。所以，好的愤怒是一种激励，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可以被集中，可以被利用，它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

中性愤怒只是我们的自然反应。你知道，愤怒是我们自然反应的一部分。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有时我们无法控制它。

你知道，我们堵车了，有人插队了。我们很自然地会勃然大怒。但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我不得不说，有些人确实认为展现自己的愤怒是美德。你知道吗，哦，我一直都很生气。这不是什么好事。

不，真的不是。你知道，我有高血压。中性愤怒可能是对日常挫折的自然反应。

这不一定是好事，但也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它能帮助我们做出好的反应。有时它会导致我们做出坏的反应。

但愤怒本身无所谓好坏。那么坏愤怒呢？我个人认为，坏愤怒是指我们对某人的为人感到愤怒，而不是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你懂吗？而且，我认为，坏愤怒总是不好的。

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因为某人的肤色或宗教信仰不同而生气，或者因为某人富有而生气，或者因为某人贫穷而生气，或者因为其他一些可能完全超出他们控制范围或与他们内心世界不符的事情而生气，那都是恶意的愤怒，因为这种愤怒会演变成仇恨。而仇恨总是被圣经所谴责。正如我们在《利未记》中读到的，不要在心里恨你的邻居，而要爱人如己。

所以，我们在称呼别人为傻瓜时要谨慎，因为我们评判的是他们的性格，而不是他们的行为，就像我说的。当然，你知道，我们都容易这样做。我记得有一次开车，我四岁的孩子坐在后座，孩子们有时会听我的布道，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有人插嘴，我说，真是个混蛋！我四岁的小孩子说，爸爸，你不是说他们做的事很蠢吗？是的，真的，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应该用一个人的行为来评判他，你知道吗？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人做了蠢事就把他描绘成傻瓜，因为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谁会是无辜的呢？Raka，没用的人，对吧？有些译本实际上用了这个亚拉姆语单词， raka ，因为你知道，它不是希腊语，而是一个亚拉姆语单词。

任何人对弟兄说“ raka”（拉卡），都会加上这个亚拉姆语词，我们实际上在《塔木德》中经常看到这个词。这个词被广泛使用，也是他们最喜欢的侮辱语之一。耶稣说： “不，你没有权利论断别人一文不值。”

这让我想起了CS Lewis的话，他告诉我们，要把遇到的每个人都视为潜在的属灵巨人。要知道，我们无法预知一个人内心究竟蕴藏着多大的潜力，即使他们此刻看起来是最不堪一击的。上帝可以在任何人身上行不可思议的事；无论多么扭曲，神的形象始终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而这神圣的形象值得我们敬重。

不杀他们是我们所作的最低限度的事。耶稣呼召我们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尊崇上帝的形象，珍惜上帝的形象，努力提升每个人，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作为上帝子民的潜能。